

漫话「留痕」

马达

“抓铁有痕、踏石留印”，我们常说的“留痕”，它的本意，是从政为官、造福一方的实绩见证，是履职尽责、真抓实干的过程留存。这份“留痕”，本应是干事创业的自觉追求。可如今在一些地方，“留痕”二字渐渐变了味，从务实之举异化为形式主义顽疾，从实绩写照变成了作秀的工具，其中是非曲直，确实值得每一名从政为官者静下心来深思。

从政为官，任职履职，到底要不要留痕？在我看来，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题，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必然答案：肯定要留痕。

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从政为官，无论你愿不愿意、主动被动，都会在这片土地上、在百姓心里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。做得怎么样，干了什么事，时间都会一笔一笔记下来，群众都会看在眼里。

有的人占着位子，混着日子，遇事绕道、遇难就躲，甘当“躺平式”干部，看似四平八稳，其实也留下了清清楚楚的痕——那是庸碌无为的痕，是耽误发展的痕，是辜负组织信任、寒了百姓人心的痕。这种痕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危害不浅，久而久之，只会让事业停滞、让民心疏离。

还有的人，把心思全用在表面文章上，重“痕”不重“绩”，留“迹”不留“心”，台账做得花团锦簇，照片拍得一应俱全，汇报材料写得天花乱坠，可真正沉到基层、解决难题的事情没干几件，造福百姓的实事没办几桩。这样的痕，再精致再完整，也不过是形式主义的虚功，经不起实践检验，更经不起时间推敲。

所以我们讨论留痕，从来不是讨论要不要留的问题，而是要弄明白：到底该留什么样的痕。

我们提倡的留痕，绝不是纸面文章，而是为人民造福的痕，是有利于当地长远发展的痕，是能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的痕。

回望那些被人民永远记住的干部，无一不是如此。焦裕禄扎根兰考，战风沙、治盐碱、抗内涝，用生命换来了兰考大地的生机，留下的是亲民爱民、迎难而上的痕。杨善洲退休不褪志，扎根深山二十余载，把荒山变成林海，留给后人一片绿荫，留下的是淡泊名利、无私奉献的痕。孔繁森两度进藏，把满腔热血洒在雪域高原，留下的是心系群众、舍身报国的痕。他们没有刻意去造痕迹、摆样子，却用一生的实干，留下了泽被后世、深入人心的深刻印记。

可见，真正的留痕，体现在一件件民生实事里。路修通了、水变清了，让老百姓上好学、病能医，是留痕。矛盾化解了、隐患消除了、发展势头稳了，是留痕。新官敢理旧账、实干不图虚名、一心只为长远，同样是留痕。这种痕，不张扬、不浮躁，却扎实厚重，经得起历史检验，能赢得百姓真心拥护。这样的痕，刻在山川田野里，写在群众口碑中，比任何台账资料都厚重、长久。

反观现实中一些扭曲的“痕迹主义”，恰恰背离了留痕的初衷。有的干部把大量精力用在造材料、补记录、摆造型上，工作还没开展，照片先拍好了；问题还没解决，总结先写“圆满”了。看似忙忙碌碌、兢兢业业，实则虚头巴脑、劳民伤财。说到底，是政绩观出了偏差，把留痕当成了应付检查、博取眼球的捷径，把履职尽责变成了自我表演。这种痕留得越多，群众越反感，对干部作风的危害越大。

少在表面做文章，多在实干下功夫；少搞一些花拳绣腿，多办一些利民实事；少留一点应付检查的虚痕，多留一些造福人民的实痕。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。”真正的实绩之痕，从来不是自己写出来、秀出来的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，是被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可的。

金台随感

受伤后不离不弃，舍命相救，多么感人啊，你还忍心再打吗？”也许是我恳切的言辞和鸿雁的哀鸣唤醒了他的恻隐之心。他收起了猎枪，转身离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张副政委就叫我来：“小方，你去看看那两只大雁怎么样了。”其实，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，耳际总是回荡着鸿雁的哀鸣，一大早就想去看。

我一口气跑到环湖沙丘脚下，周围一片寂静。怎么听不到鸿雁的叫声呢？我急切地翻越沙丘。及至登上沙丘顶，一下子惊呆了：两只鸿雁依偎在一起，静静地漂浮在湖面上，周围没有一丝波纹。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。我朝水边奔去，到了最近处，水遏制不住地发颤。两只鸿雁脖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，翅膀耷拉在水面上，看起来已经没有一丝气息。显然，在生命的尽头，它们拼尽最后一点力气，用脖颈相拥着走向另一个世界。

动物学家说，趋利避害是一切动物的本能。可是当危险袭来时，鸿雁不仅没有“各自飞”，反而豁出命来营救伴侣，营救无望时也始终不离不弃，直至在守护中一点一点地耗尽生命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谁还能说鸟类不懂感情？

我下到湖中，双手捧着鸿雁的遗体上岸，选了一座生长着两棵小柳树、靠近水边也不容易被淹到的沙丘。我用双手在红柳下方刨了一个洞穴，为了防止埋浅了鸿雁遗体遭到鼠类的侵害，挖了足足有一米多深。而后，仔细地给鸿雁捋好羽毛，把它们并排卧放在穴底，一捧一捧地覆盖上沙子，做成了一个圆形的雁丘。最后，我站起来，面向雁丘深深地鞠了一躬……

回到营区，张副政委知道后，语气凝重地说：“回师部后，我要让机关发个通知，全师部队以后禁止打猎，尤其不得猎杀鸿雁。”

时光飞逝，但巴丹吉林的风沙从未消磨我的记忆。1999年1月，在酒泉参加完一项任务后，直奔沙湖而去。为了不惊扰鸿雁安息的灵魂，我在百米以外下车。22年过去了，多年的风刮沙磨，雁丘已不能看出，两棵红柳倒比当年粗壮了许多。我双手捧着沙子，一捧一捧地重新堆高了雁丘……

这是一处庇佑读书人的宝地。

回到芸庐，正好碰上撑着雨伞从辰州老街归来的杨博士。因为雨大，鞋和裤腿都湿了，但他并不在意。扔下雨伞，便手舞足蹈地跟我说：那片西洋的老建筑太漂亮了，那条晚清民国街太漂亮了，那些老民居改成书吧，放置沈从文、钱钟书、闻一多等人的作品，一定会漂亮得一塌糊涂……我差不多被那一连串“漂亮”绕晕了，好一阵没回过神来。杨博士回国后先在大学做教授，后来“下海”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我问他一上午去了哪里？他回答得激情澎湃：辰州街，小书吧，这种有故事的老房子，有年份的青石街，有情调的雨天，有清香的碣滩茶，太适合读书了，两个小时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沅陵好读书，真的好读书！

杨博士走了。我依旧坐在芸庐的走廊上，一杯茶，一本书，看雨看江。我设想：若是坐在对岸，隔江再看这座老城，应该会有一种即将逝去的遥远感。像一部泛白的纪实影像？像一本发黄的纪行图书？或许不是“像”，而是“是”——是一段活着的影像，是一部活着的书。

沈从文说沅陵美得让人心痛，也许就因为这这种未逝将逝的不安和将逝未逝的侥幸吧。那不是对沅陵山水壮阔、人文渊深的一种惊艳与激赏，而是对这易碎易逝之美的一种牵绊和祈愿。在这座用传说、掌故、遗址、建筑、街衢和风俗，用山光水影写满不安与侥幸之美的小城，坐下来读任何一本书，都会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奇妙、沉浸审美的疗愈和重启人生的冲动……

“沅陵好读书”，并非这座小城恰当的文旅口号，却成为旅居者真切的体验和难忘的念想。

沅陵好读书

龚曙光

的芸庐，是政府为纪念沈从文，前几年易地重修的。

也不知暂居沅陵的那几日，梁林夫妇是否去过龙兴讲寺？照说是会去的。这座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建筑，虽数毁数建，但那支撑大殿的粗壮立柱，仍是古代旧构。对于治中国营造学的梁、林二人来说，无疑是珍贵的标本。还有，龙场悟道归来的王阳明，也曾曾在寺里设坛开讲，主题为“致良知”，据称是他第一次系统阐释这个大命题。听说远影从，晚到者只能隔墙倾听。这种昔日盛事的遗址，也该是二位乐意凭吊的。

出发前，我从家中所存与沈、林、梁有关的书中，挑了《林徽因的信》与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带上，目的是想求证梁林夫妇是否实地考察过龙兴讲寺，看看他们如何阐述其建筑学、宗教学上的意义。翻阅林的书信，未见记述；又查看梁的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，亦未见涉及。毕竟，他们是在逃难途中，拖家带口的，时间与心情，或许都顾不上这种考察与凭吊。

穿过芸庐的一扇小门，冒雨去龙兴讲寺。大雨中的寺院，比晴日更孤寂、幽深和傲然。4根挺立的立柱，支撑着大殿的梁椽斗拱，也支撑着千余年来的风霜雨雪、世事

江西自古文风鼎盛、书院众多，白鹿洞、白鹭洲、鹅湖、豫章四大书院名冠天下，声名远播。而在赣东北的崇山峻岭中，深藏着一座书院，却以其独特的品格，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，它便是位于上饶的怀玉书院。

这座千年书院，藏着“三高”的气韵品性。

其高，高在居于山巅高处。怀玉书院静立于海拔千米的怀玉山金剛峰南麓，与玉琊峰相对，远离尘世喧嚣。

驱车驶入全长21公里的怀玉山盘山公路，瞬间被山的高险俊美震撼。明代诗人李梦阳“冒险登云峰，云涌风不卷”的诗句，道尽怀玉山的险峻。这条美丽的盘山公路，弯道一个接着一个。盘旋而上，平原沃野渐渐变成连绵起伏的层峦叠嶂。及至山腰，雾气笼上来，开窗，云雾仿佛触手可及。

车行至山巅的玉峰村，至书院门前停下，原来书院就藏在这片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村落之中。村落被金剛峰、云盖峰、玉琊峰环抱，青石板路曲折蜿蜒，很是清幽。书院文脉千年不绝，始于南唐杨亿精舍，南宋更名草堂书院。此后数百年，历经兵燹、侵占、禁废，却屡毁屡建。清代扩建修缮，规模达到鼎盛。民国时期，改制为学堂、小学。后不幸毁于战火。2020年，这座千年学府重现风华，延续清代庄重布局，尽显古雅气韵。

其高，高在江南理学之高地。探访鹅湖书院后，就寻思着，“鹅湖之会”后，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，可此后，朱熹还去了哪里呢？问题的答案就在这趟旅途中。怀玉书院一游，发现原来他也来过这里。1194年，“玉山之会”在书院举行，朱熹应邀而来，与各地学者士子谈经论道，留下了《玉山讲义》。陆九渊、吕祖谦也曾登临书院讲学。这里一度成为江西理学的重镇。明嘉靖三十八年，“斗山之会”又在此举行。一个书院历经两次“全国性学术交流会”，况且又在大山高处，可谓稀有。

漫步书院，殿宇错落排布，院落墙上的诗文墨迹诉说着昔日辉煌。一一拍照留存，生怕遗漏一词一句、一人一名。是夜，宿于此，伴着虫鸣、蛙声与零星犬吠声，灯下捧卷静读，触景生情，忆起儿时乡间苦读时光，悠然惬意之情油然而生。

其高，高在风骨气节之高贵。当年，方志敏同志率领红军转战怀玉山，曾在书院驻扎。在书院行走，想起那段岁月，仿佛看见他与战士们同吃同住，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苦思索前进的道路，不顾缺衣少食、强敌环伺，却依旧坚守革命之誓言。“清贫，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！”这里，没有奢华的陈设，只有一腔报国赤诚；心中，没有丝毫退缩，只有至死不渝的信仰。这份风骨，让这座书院更添一份厚重的精神力量，成为它最珍贵的底色。

次日清晨，走进清贫园。青松下，方志敏烈士雕像目光坚定。我们敬献了花圈，深深鞠躬，以寄敬仰之情。

这，就是怀玉书院，一座立于山巅、承续文脉、坚守信仰，却又如此低调并具有高贵品格的千年书院。又是一个春日，不禁想起那次拜访，感怀良多。离开这座书院后，我一直深深地眷念着它，敬仰着它，向往着它。

凤凰山凤丹开

李云

在山峡里行走
清风拂面

滴水崖飞瀑如练
相思河水和相思树是另一剂中药

粉蝶和蜜蜂在花间翩跹
蜜，自带药性和药香
甜得沁心，也甜得治愈

石岩上爪印深刻
古青铜炼丹的内部
藏有草木与岁月说不清的秘密

凤丹盛开
触碰，冷然玲珑
这脆响，是凤凰山凤凰之鸣

间便懂了贺知章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感慨。

走马观花，时而驻足，一路所见是新人换旧人，土屋变洋楼，当年朋友求学的学校如今也成了村委会办公场所。还有崖头的香樟，屋角的丹桂，河畔的老柳，遍野的梓栗，星落的玉兰，黑龙王庙，彭神医庙，酿酒的人，采花的蜂……年复一年，风物长在。

刘家大院是镇安五大家族大院之一。康熙年间，刘氏先祖刘永盛从安徽迁此定居，开始营建，历时六十载，建成七院徽楚风格相融的四合院。残存的门楣、轩窗、天井，尤其是一块匾额，隐现文字：天理国法人情。读之，观之，悟之，感慨之。短短200年而已，建筑从青砖白墙飞檐斗拱，到夯土青瓦凝土山顶，再到瓷砖钢构混凝土。多少事物已经改变，唯一不变的，是山川依然青翠，河流依然奔腾不息。

镇安河从黑窑沟流出，一条河汇入一条河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汇流，最终抵达大海。

暮色渐浓，走出贴着喜庆楹联的大门，我们在灯火中返程。



黑窑沟行记

高伟

镇安待客有打尖之道，在正月是烧甜酒，平日则多是一餐豆腐酸菜宴。正餐三台席那才是开胃之后的盛宴。叔辈和年长者烧火炒臊，我们便端着碗，浇上各种臊子，调上大蒜辣子，吸溜饱足。饭后，沿村道徒步徐行，走在山中，走在风里，走在千百年来已沿途般存在于天地之间的黑窑沟。沿途有老人与孩子，朋友不断地打着招呼，瞬

怀玉之上有书院

张元城

张元城